#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

#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四

後學　臨川　恕軒　黎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徹軒　黎清　謄正

## 横渠張子

問張子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行狀與語錄記云張子名載字子厚其先大梁人徙居關西後居鳳翔郿縣横渠鎮世稱爲横渠先生其志氣不群少孤自立壯年慨然以功名自許初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遂盡棄其學而講焉有東銘西銘正蒙經學理窟等書十餘萬言行于世而擴前聖之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爲人學古力行關中士友皆宗之在京師嘗坐虎皮講易經聽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而與論易次日撤去虎皮輟講遂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弗如也諸子宜師之遂歸陝西横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

俯而讀之仰而思之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之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息也布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嘗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間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易進矣於不疑處而有疑方是有進益

張子西銘有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

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

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

予其說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度周公之當而不至
於懼以順乎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
惡之則懼而無怨
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張子正蒙太和篇第一

有曰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又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又曰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

又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又曰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

又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或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則如何朱子曰自古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辰不曾右轉只是隨天左轉張子說日月星辰皆是左旋說得極精密是蓋天體至圓周圍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甚健常一晝一夜繞地左旋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行過一度日麗於天其行亦速而健次於天故一晝一夜繞地亦左旋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於角度之端終於角度之端正恰好而無餘欠彼天更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二度每進天不上積而至於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九百四十分地則天地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月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麗於天其行尤遲於日一晝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行不盡比於天御成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躔度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十九日半強而與日會僅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度之數難算只以退度之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時須其易見日月之路度爾乃反云日行遲月行遲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算著郡湘去度度數後分以貝數近真字之故易學際學通云西

或有九執曆亦是順算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改做進字算矣又曰微知日速月遲其迹有易見者且日月會於晦朔之間至初一日晚最好看起日纔西墜則微茫之月亦隨之而墮矣至初二便相隔稍闊至初三生明以後相去漸遠一日遠以一日直至十五日月對望則是日行速進而遠至半天月行遲退而不及亦遠在半天矣自十六至晦日行全速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即所謂日進盡本數月退盡本數而復相會也○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朱子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合朔弦如何知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也○問九百四十分何也朱子曰每一度計九百四十分而分爲四分二百三十五分而得其四分之一也

按第三篇是載張子正蒙內後不果覓本書者皆據此

又天道篇第三有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又曰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

又神化篇第四有曰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
已　又曰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又曰虛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
間也
又動物篇第五有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
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
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
歸也
又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又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又誠明篇第六有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
道弘人也
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又中正篇第八有曰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嘆乎　又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内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又曰蒙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又曰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又至當篇第九有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

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又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以配至善　又曰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其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其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其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其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又作者篇第十有曰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歟　又曰立賢無方此湯王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坐以待旦此周公所以於其道暨道而必吾見也

又三十篇第十一有曰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孔子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歟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

又曰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

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也

又曰從心莫如我夢寐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又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又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與聖者同 又曰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又曰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也

又有德篇第十二 有曰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又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又張子大易篇第十四有曰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又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又曰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又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又曰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又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又曰利見大人有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又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

辞其文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其大勢成而然也
又曰乾至健無體而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
能坤先迷不知其所從故失道然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又曰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説柔之體　又曰乾爲大赤爲
氷健極而寒甚也　又曰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又曰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專皆蕃鮮也　又曰巽爲木萌於
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
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爲廣顙
爲躁人之象也　又曰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宜赤
其色也　又曰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
又曰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且寡也　又曰兌爲附決
内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物必折也

又曰一陷溺而不得出則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則爲離　又曰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其明之義也　又曰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又曰闔户靜密也闢户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又曰因爻象之旣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也

又樂器篇第十五有曰樂器有相周召之治歟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又曰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又曰幽賛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稼穡有相之道賛化育之一端也　又

曰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又乾稱篇第十七有曰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兩端而已無內外之會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又曰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又嘗題芭蕉之吟有曰芭蕉心盡展新枝熊氏剛大曰猶人之爲學已有新益矣新卷新心暗已隨熊氏剛大曰人心之義理無窮其待新益之時又有新益存於其間也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熊氏剛大曰此詩借物形容人心生生之理無窮細玩此四句上兩句是狀物下兩句是躬物新心養新德是尊德性之功夫也新葉起新知是道問學之功夫也此橫渠觀物性之生生不窮以明義理之源源無盡學者當深味之毋徒以詩句觀也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illegible]

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等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程子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曰橫渠能充得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

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西銘理一而分殊

又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蓋西銘言弘之道也

又曰觀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又曰橫渠之言誠有過人者乃在正蒙　又曰子厚之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也

伊川答橫渠書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優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睿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爾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與西銘看　又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

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又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玩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爲空言而已
范氏育曰張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閒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

之卑者㮣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微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能易乎斯言矣

蘇氏昞曰張子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

句以類相從爲十七篇
呂氏汲曰張子嘗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
五峯胡氏曰横渠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知化一於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　又曰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着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又曰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横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又曰西銘之書横渠所以

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又必謂理一分殊賛之言雖至約而理
則無餘矣　又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
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
慊而沒身焉故伊川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
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又曰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這
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
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爾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
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
不消得正謂此也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
孫請所看文字朱子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
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便易看
又曰橫渠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

備在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起爭端不若改曰東
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
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
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
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
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
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
貫之之旨而同日語哉
問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朱子曰後來又改了只
作充塞橫渠不妄下一字各有來處　又曰向要到雲谷自
下上至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行到地頭因思着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
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得也自說得着所以迤邐

便作西銘等解又曰横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
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
又曰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
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
字可循次第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離傳却不濟事無收
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
語自無工夫看得矣
問知言勝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之言蓋五峯胡氏
所撰
朱子曰伊川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横渠却是一向苦
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
又荅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
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言之亦已多

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須反覆研窮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其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以更須說破耳　又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廬陵黄氏曰張子有文集諸經說語錄皆其門人記錄之書惟正蒙乃其親筆所著撰朱子撥取周子程子張子之書爲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文集語錄來者凡八十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爲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有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乃伊川程子之筆云

問張子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行狀與言行錄及宋鑑記云張子生於

宋眞宗天禧五年辛酉

仁宗嘉祐二年丁酉章衡榜進士登第爲祁州司法遷丹州雲巖縣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復遷著作郎除渭州僉判軍府之政小大皆焉渭塞之民嘗苦乏食力言于帥取軍儲數十萬救之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冬十月以呂晦叔薦之遂召爲崇文殿檢書同知太常禮院未遂其志拂衣辭疾退居於太白之陰橫渠之陽學者稱謂之橫渠先生初見洛陽二程昆季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其學而學焉故其學以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其道德淳如也

熙寧九年丙辰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耳

問張子卒於何年而壽幾何葬於何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張子卒於

神宗熙寧十年丁巳冬十一月年五十七也塟於涪州先公名迪之

墓南按事實記云先公涪州令卒于官先生幼孤不克歸因僑寓初移疾西歸過洛陽見

二程乃曰其病不起尚可及長安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

及旦視之亡矣　明道以詩哭之曰

歎息斯文約共脩　如何夫子便長休　東山無復蒼生望

西土誰供後學求　千古聲名聯棣萼　百年零落去山丘

寢門慟哭知何恨　豈獨交親念舊遊

問張子封謚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記云

寧宗嘉定十三年庚辰　賜謚獻公

理宗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　追封爲郿伯

詔升從祀夫子廟庭

大元仁宗皇慶二年癸丑夏六月

詔加封爲關中郿國公

程子曰橫渠以禮教學者最善故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其接人

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躰者誠未有如子厚

又曰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也

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程子曰子厚之爲人謹且嚴敬是以其言似近之方之孟子則寬宏舒泰有其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未若顏子之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

呂晦叔薦横渠於朝曰張某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即位二年遂命召見而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横渠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

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
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
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
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
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迺言曰縱不能行之天
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
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
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
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嗚呼惜哉

又曰橫渠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
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者反躬自治而不以語人故
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闇人之善喜見顏色其答問後學雖多
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

恐其成就之晚故平生教人用工親切而規模廣大

廣平游氏曰横渠學成德尊而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

處今之時當隨其以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於是

子厚用其言故関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龜山楊氏曰自孟子之後無横渠之見識　又曰如彼見識秦

漢以來何人得到

張氏舜民曰張子學際天人誠通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

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

蓋孟子之流也

朱子曰横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

了己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

勇方做得因任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曾子子思直是恁地

方被他打得透

又曰橫渠用工最親切二程規模寬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者

若忘著力用工所看得橫渠用工親切處直是可畏

或問橫渠之教以禮爲先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

秤得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嘗識此禮恐無下手處敬

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覺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

如何

朱子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

渠卻是以官法教人其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爲難某

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一兩年工夫

可成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

橫渠嚴毅朱子曰然

朱子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也

又曰程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然

朱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又曰斯道自孟子後千有餘年若天不欲斯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旣使今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也

臨汀曾氏曰張子訂頑砭愚有亞聖性善養氣之論正蒙理窟發前聖所未言之蘊正容謹節渾若神明窮理盡性叅[illegible]暨此橫渠之學又自禮法而入也

康節邵子

問邵子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邵子名雍字堯夫衛州共城人後徙居河南與二程爲友邵子之學[illegible]

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
無不中二程嘗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邵子曰堯夫數
只是加一倍法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
類推之無窮邵子嘆其聰明欲以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邢
恕字和叔從學二程呂公著薦為崇政殿說書欲受邵子不許曰徒長奸雄邵子
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取大中至正應變無窮之義起於堯
即位之元年甲辰終於周顯德六年己未觀物內篇十卷觀
物外篇二卷辨惑一卷晚年喜吟詠有擊壤詩集二十卷自
為之序漁樵問對一卷傳于世富弼司馬光韓皆深敬重之
初居洛中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欲樹功業學業高邈謂先
王之道為可必致其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勵安
貧樂道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而已衛人賢之後
名其燕息之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嘗曰冬夏不出齋

狀時間過親舊家招亦不至但隨意自來每出常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者倒屣爭相迎候雖童孺厮隷皆歡尊奉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具以酒饌問其所欲或留宿廼去好事者別作一室如邵子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公以兄事邵子而二人純德尤為鄉里所慕向洛中父子兄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公邵子所知也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先之邵子之居蓋邵子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洛中雖閭閻骨肉間事有未决者亦求教之先生以至誠為之開諭莫不悦服故與人言無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荅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悦其德而不賢者服其化也時公弼自汝州得請[illegible]天津隱居相[illegible]

曰自此可時相會[illegible]先生有[illegible]萬[illegible]樂[illegible]
絶世機再命初遊終不起獨其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措
古吟詠千篇亦造微郊墮相知笑相論醉和風雨夜深歸
晉邵子嘗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嘗及四方其可已乎
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吳楚齊魯宋鄭梁晉之郊久之幡
然來歸曰道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遂不復出初北海李
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受於种放放受於陳希夷源流最
遠之才遂授於邵子以河圖洛書伏羲六十四卦圖象邵子
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
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翫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而察陰
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之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
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演伏羲先
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中蓬

葦環堵蕭然而不蔽風雨躬自樵爨以奉親戚自耕稼僅給衣食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邵子恒相從游爲邵子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之交久益尊信之明道嘗與邵子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邵子智慮絕人凡遇事能前知伊川嘗曰其心虛靜通明不與物接自能知之及疾病危篤時溫公横渠明道伊川晨夕候之既卒明道爲之墓誌其畧曰昔七十子學於聖人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子思而子思之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先生

德純粹不雜就其所至而論之則可謂安且成矣銘其墓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
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沃以豐天不憖遺哲人
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室先生所終
初先夫至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名所居曰安樂窩為隱居讀
書寧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即止而
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因自號安樂先生有安樂窩吟
云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垂三十年居洛之涘風月情懷江
湖性氣色斯舉矣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
無拘無忌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盆池資
吟甕牖薦睡小車賞心大筆快志或戴接䍦或著半臂或坐
床間或行水際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
人之惡若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不佞禪伯不諛方士

不出户庭直游天地三軍莫凌萬鍾莫致為快活人六十四

歲　蓋邵子與洛之衣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友之年少

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懽心每歲春二月

出夏五月天漸熱即止秋八月出冬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每

出常乘小車有詩云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

司馬溫公居洛登崇德閣約康節不至有詩云林間高閣望已

久花外小車猶未來　每到一家子弟家人尊奉惟恐不及

不呼姓氏但云吾家先生來也十餘家如安樂窩起屋以待

其來謂之行窩故其沒後鄉人挽詩有云春風秋月嬉遊處

冷落行窩十二家蓋洛陽風俗忠厚之美如此聞於天下矣

先生在洛隱居謝聘而與富韓公司馬溫公王宣徽諸君子常

相往來其園宅自司馬公而下二十餘家集錢買贈之時有

四不出謂大風大雨大寒大暑也會有四不赴謂公會葬會

生會醲會也　昔伊川同秦公訪康節康節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食桌而問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為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於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子論至此然亦不及康節之詳也　朱子曰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論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竊想當時康節所論伊川所聞於周子者亦當如此○又曰康節此論古今曆家有所未及○愚按伯溫所記見易學辨惑朱子所引邵子書云者係漁樵問對大畧詳見觀物內篇

邵子嘗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妙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天行九十四萬五千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以應一時一息之間天行已七十里一時則天行七

萬八千七百五十里蓋人之呼吸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五百息故晝夜天行九十四萬五千里而天之行從可知是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矣

邵子皇極經世書觀物内篇之一有曰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未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又觀物内篇之二有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

之味色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

又曰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以一身觀萬身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焉

又曰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又曰其能以上識天時（知陰陽消長之道）下盡地理（知剛柔險夷之理）中盡物情（知品物之類別）通照人事者焉（達利害成敗之幾）

又曰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又觀物內篇之三有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

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之于天矣天之道盡之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又曰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隆污於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

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孰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
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
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又觀物內篇之四有曰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易者三皇之事業三皇之時如春之溫也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書者五帝之事業五帝之時如夏之熱也觀秋則知
詩之所存乎詩者三王之事業三王之時如秋之涼也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五伯之時如冬之冽也
又觀物內篇之五有曰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
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
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
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
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又曰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

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尽之矣經有因革損益尽
之矣否泰尽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
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
又曰仲尼有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継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如百
世而已哉雖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又觀物内篇之六有曰孔子賛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
下删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
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
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
以道五帝尚賢以徳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
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
来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

多邪（謂治世少而亂世多，聖君少而庸君多也。）所以重堯舜至禹而曰禹吾無
間然矣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
雖不敢比仲尼上躋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躋仲尼乎
又曰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夫以百畝為土大
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
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
未為之過矣
又觀物內篇之十有曰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
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
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
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
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有消
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哉

又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又曰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觀物內篇之九有曰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
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
淒如也如冬冽如也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
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
矣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
之間有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
正由人乎由天乎

又曰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
人物則異也其於由道一也

又曰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
不亂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
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
代而下漢唐為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盛於漢

唐者乎其興也又未始不由乎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乎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陽數奇而陰數耦陰常多於陽而陽常少於陰也）

又觀物內篇之十有曰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哉

又曰三皇春也（不言而化矣）五帝夏也（典章備矣）三王秋也（法度成矣）五伯冬也（刑殺尚矣）七國冬之餘冽也兩漢王而不足兩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朝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乃晉之子也唐乃漢之弟也隋季諸郡

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之未出之星也

又觀物內篇之十二有曰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之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之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迹為難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

又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又曰夫鑑之所以能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

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

又曰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能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能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能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為焉豈不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惟吾謂之至神至

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惟一時之天下謂

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又觀物外篇之上有曰圓者天之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

方者地之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

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又曰一氣分而為陰陽判得陽之多者為天判得陰之多者為

地是故陰陽半而形質具焉陰陽偏而性情分焉形質又分

則多陽者為剛也多陰者為柔也性情又分則多陽者陽之

極也多陰者陰之極也

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天

地之用也乾陽極坤陰極是以不用也

又曰乾四分取一以與坤坤四分取一以奉乾乾坤合而生六

子三男皆陽也三女皆陰也兌分一陽以與艮坎分一陰以奉離震巽以二相易合而言之陰陽各半是以水火之相生而相剋然後既成萬物也

又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始於復而陰始於姤也

又曰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於下而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又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

天地之中心居人身之中日中則盈月中則盈故君子貴得
中也
又曰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
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之間矣可不貴之哉
又曰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
才之道也
又曰天圓而地方天東南高而西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
東南下而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地載
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又曰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
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
此陰陽之義也
又曰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

此貴賤之等也

又曰月晝可見也故為陽中之陰星夜可見也故為陰中之陽天奇而地耦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辰而已察地理者觀山水而已觀星辰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天體容物地體負物是故體歸於道也

又曰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得柔而為雲柔得剛而為雷無陰則不能為雨無陽則不能為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而屬陽陽不能自用必待陰而後發也

又曰陽生陰故水先成陰生陽故火後成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須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

又曰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既未濟而泰否為上經之中咸恒為下經之首皆

亨乎其用也

又曰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皆交泰之義也故易著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用四十九而潛龍勿用也大哉用乎吾於此見聖人之心矣

又曰辰數十二日月交會謂之辰辰者天之體也天之體無物之氣也

又曰天之陽在南故日處之地之剛在北故山處之所以天高東南而地高西北也

又曰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棲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又曰四正者乾坤坎離也觀其象無反覆之變所以為正也

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眞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又曰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又曰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於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又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天之道也陽中之陽日也暑之道也陰中之陰月也寒之道也以其陽之類故能見于晝陰中之陽星也所以見于夜陰中之陰辰也天壤也

又曰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効法耳

又曰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

又觀物外篇之下有曰日月星辰共爲天水火土石共爲地耳目口鼻共爲首髓血骨肉共爲身此乃五之數也

又曰石之花鹽消之類是也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又曰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眞天文也

又曰天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

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其消長之理也

又曰夫四象若錯綜而用之日月天之陰陽水火地之陰陽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也

又曰飛之走雞鳧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也

又曰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復蓋剛交柔而為復柔交剛而為姤自兹而無窮矣

又曰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又曰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又曰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不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又曰學不際天人則不足以謂之學

又曰君子於易玩象玩變玩辭玩意而已

又曰得天理者不獨潤其身亦能潤其心不獨潤其心至於性命亦潤

又曰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也

又曰學不至於樂則不可謂之學

又論姤卦之有曰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邪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又曰先天之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又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又曰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矣夷狄而下是禽獸也

又曰易之數窮天地之終始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

又曰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又曰水在人之身為血土在人之身為肉

又曰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又曰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又曰陽中陽日也陽中陰月也陰中陽星也陰中陰辰也柔中柔水也柔中剛火也剛中柔土也剛中剛石也

又曰法始乎羲軒成乎堯舜革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孤秦萬世治亂之跡無以逃乎此矣

又曰易之生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總爲四千三百二十世此消長之大數演三十年之辰數即其數也歲三百六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得其數矣九甲子甲午爲世首此爲經世之數始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

又曰此經世日甲之數月子星甲辰子從之也

又曰鼻之氣目見之口之言耳聞之以其類應也

又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又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

又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體

又曰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之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卦也

又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以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

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逆知四時之謂也 [illegible]者）

又曰易始於三皇書始於二帝詩始於三王春秋始於五霸

又曰易之首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又曰天地並行則藏府配四藏天四府地也

又曰自乾坤至於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於既濟未濟以人事也

又曰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

又曰復至乾凡百有二十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有二十陰復至乾凡八十陰也

又曰乾奇也陽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偶也陰也順也故天下之順莫如地所以順天也震起也動也一陽之起動也故天下之動莫如雷巽入也一陰入於二陽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風坎陷也一陽陷於二陰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

如水離麗也一陰麗於二陽其卦錯然成文而華麗也故天下之麗莫如火而又為附麗之麗艮止也一陽於是而止也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兌說也一陰出於外而說於物故天下之說莫如澤也

又曰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於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於內也

又曰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者乾坤之交也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

又曰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

又曰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又曰天有五辰日月星辰與天而為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與地而為五

又曰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山電生於石電與風同為陽

之極故有雷必有風

又曰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又曰魯之一聖人者謂孔子也

又曰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

又曰太極者道之極也太玄者道之玄也太素者色之素也太一者數之一也太初者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又曰以尊降卑曰臨以上觀下曰觀

又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又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哉

又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凉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凉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而已其別而為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又無名公傳中有曰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
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有
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又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
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
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丸謂太極也餘暇
閑往閑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
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有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
可量又詩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
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有
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
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
惟求冬暖夏凉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有曰墻高于肩

室大于斗布被殘餘粮素或餽後氣吐胸中磊磊宇宙家貧泰
嘗求於人人或饋之雖寡必受　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
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
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
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有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
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之論甘亂其脣紛紛之言鮮出其右
義軒之書未嘗釋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
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六十康強不為
不壽此其為無名公之行乎

又大易乾坤之吟有曰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
因乾以為利四象以九成遂為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
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又皇極經世一元之吟有曰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

寒暑往來無休息上下之歲年甚數冀朔洇日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興廢與著見于方策者亮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又觀物之吟有曰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燃潤則水體具燃則火用全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物軒熊氏曰此體用乃妙用之用如所謂中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也此詩乃論陰陽動靜之理

又易之吟有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

又天道之吟有曰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為時慮几工夫大撣戈事業早春秋賴棄與出用小車兒

又安分之吟有曰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

出人間勿軒熊氏曰此[illegible]要知幾乃是出人之事也

又感事之吟有曰芝蘭種不榮荊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勿軒熊氏曰此詩言善根難培惡業難克猶荏苒老將至矣克夫詠此以警後學也

又仁術之吟有曰在昔賢君子存心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来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来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又聞善決江河之吟有曰大舜深山日聞善決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望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彰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又復卦之吟有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勿軒熊氏曰此詩義深測於坤陽萌於復坤復中間爲無極天之心尚未發動也

又泰卦有詩曰冬去冰須泮春来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

分明

又月到梧桐之吟有曰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勿軒熊氏曰此詩備物形容聖人清明之德蓋有月到梧桐上天光瑩也風來楊柳邊天氣溫也必如聖人德性昭融方足以語此故末復云此景共誰言誠有旨哉讀者詳之

又天聽之吟有曰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勿軒熊氏曰此詩論上天之道只是人心之理也

又清夜有吟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勿軒熊氏曰此詩借物形容聖人本然清明人慾淨盡盡月到天心則雲翳淨盡風來水面則波濤不興此正人慾淨盡天理流行時也

又暮春之吟有曰林下常居睡起遲那堪車馬往來稀清幽壹未篆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勿軒熊氏曰此詩可見其天理流行從容灑落之氣象也

又觀易之吟有曰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勿軒熊氏曰一即太極也

人從心上起經綸勿軒熊氏曰一與心即上文所謂立極也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盡行只在人勿軒熊氏曰此詩言天以一為太極人以心為太極天人之理則一當充而廣之

又龍門道中之吟有曰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勿軒熊氏曰此詩言觀物達理泰然自處是非榮辱不足為吾累也

又觀物之吟有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與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坤逢震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朱子曰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乃是說也圖之所從起處○勿軒熊氏曰三十六宮乾一兌二則三宮也離三震四合三與四則為七以三乘七則十一宮也巽五坎六合五與六為十一以十乘一則二十一宮也艮七坤八合七與八則十五以二十一乘十五則三十六宮也又曰三十六宮既說先天八卦圖者以八卦圓圖言之乾三畫坤六畫則數九也震坎艮各五畫則數十五也巽離兌各四畫則數十二也合之為三十六此詩言姤復陰陽及八卦之數也

又先天之吟示邢和叔有曰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眞腴胷中美物肯自衒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又安樂窩中自貽之吟有曰物如善得終為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胷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榮枯消得幾何功

又首尾之吟三首有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寶鑑造形難隱髮寶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上得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勿軒熊氏曰此詩借物形容本體清明纖毫人欲不能惑也

又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強時事到強為須涉迹人能知止是先機向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歧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勿軒熊氏曰此詩言凡事可強[illegible]當[illegible]所止況吾身自[illegible]

寬平田地天下亦寬平坦一路坦正不淌如此也

又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着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物軒能作曰此詩右其下生修身窮理所見高所處泰不爲物慾昏撓也

又仁者之吟有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路徑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又蒼蒼之吟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以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千山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岩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

又謝王倫寄丹之吟有曰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弱身
我亦有丹君信否此指儒道而言也用時還解壽斯民つ勿軒熊氏曰此詩言丹藥之丹不如吾道之丹而能壽於民之一世也

伯温邵氏曰先君皇極經世之書至大謂之皇至中謂之極至正謂之經至變謂之世故其書之道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也九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
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
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歷世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
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
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
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
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
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為書窮日月
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

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瞭然可見者
故其書謂之皇極經世其篇謂之觀物焉
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以爲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
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爲一家引經引傳別爲一說故
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
脉絡貫通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
也是故由用而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
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體而之用
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
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一者太極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間
者也蓋嘗謂躰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
如揚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
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之者也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

六[illegible]五百一十二之數存以
加乎此哉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
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
夜雨露風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飛走動植盡萬物
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時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
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蔡氏又曰自龍馬負圖伏羲因之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初
未嘗有文字但陽奇陰耦卦畫次序而已今世所傳伏羲八
卦圖以圓函方者是也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用不
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若然則所謂三易者皆
本於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連山首
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連山歸藏雖不傳意其作用必與周
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為道則同[illegible]

命數定象自爲一家古旅來有學者所表見然亦皆本於伏
羲卦畫奇耦之序其爲道亦同一太極也
又曰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其法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
八實則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之中又有陰陽出於自然不
待智營而力索也其叙首乾而尾坤者以陰陽先後爲數也
又曰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一卦之上各有八卦也實則自八
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也易大傳曰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是也此陰陽流行之數前三十二
卦爲陽後三十二卦爲陰古往今來者也
又曰一動一靜者易之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之所謂兩儀也
陰陽剛柔者易之所謂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
柔太剛太柔者易之所謂八卦也

復齋邵氏曰先君云上世聖人皆有易而作用之不同其道一也今之易經乃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伏羲之易無文字言語独有卦畫次序而已孔子於繋辭實述之矣先君六十四卦方圓之圖蓋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故天地之理皆在是也

又曰乾之数一兌之数二離之数三震之数四巽之数五坎之数六艮之数七坤之数八交相重而為六十四卦乾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為陰在地為柔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陰陽相錯天之文也剛柔相交地之理也

嵩山晁氏曰康節隱居傳學尤精於易能前知物來撰皇極經世之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之元年終於周顯德之六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以寄其學世稱[illegible][illegible]之

易先天之嗣也有觀物內外篇內篇先生之解則其子伯溫所著之也

龜山楊氏曰皇極經世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間而入耳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而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為盡之

朱子曰康節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 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餘年名曰皇極經世書斷自唐虞迄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

又曰邵子皇極經世之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時是十二與三十而迭為用也故李通以一十

一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爲日分

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朱子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而爲二二分而爲四四分而爲八八分而爲十六十六分而爲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

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来又甚縝密若見於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問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蓋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朱子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又曰皇極經世之書以十二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之時正在乾卦九五爻

又曰皇極經世之書以元統十二會爲一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

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始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洲之勢又如波浪之狀以此推之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物来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其說是如何朱子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書中之說今不可知他只是以數衍推得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方有人物也有一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漸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朱子曰也須一塲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来也

又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之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得如此只不知因甚麽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朱子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問邵子謂天依地地依氣是如何朱子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之行甚急地却擱在其中

又曰天無明只是日月明夜半黑滓滓地乃是天之正色矣

又曰天之行健可知蓋天之氣晝夜運轉甚急不息故擱得地在中間或乃未達有如弄㧋珠相似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若少息則墜矣

又曰昔康節嘗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

涯而其氣無涯也惟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即陷而墜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故動亦不至遠也

或問邵子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朱子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月東升西沒又從東而升這上面有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外今曆家只筭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筭不得安得是無內外矣

廬陵黃氏曰邵子於揚氏太玄嘗謂其見天地之心而其經世之書遠過於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中引而不發邵伯溫云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本於伏羲之先天蓋得之矣晦庵西山始終以易疏其說於是微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朱子蔡氏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易然而通之可也此以上總論著書

問邵子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宋鑑與行狀記云邵子生於（邵子先世居於燕因公　天叟從共城而生後康節又徙居河南與一　居爲友遂爲河南人）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仁宗嘉祐四年己亥冬十一月詔舉遺逸時富韓司馬諸公同薦於朝遂召爲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起以詩謝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老臣養拙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河南留守王公拱辰御史中丞呂公誨復薦之以秘書著作郎召不至未仕而卒
問邵子父之名字與其母之姓氏亦頗聞之　對曰按行狀記云邵子祖諱德新父名古字叟鳴號天叟母李氏繼母楊氏
問康節娶其氏凡幾子　對曰按行狀記云娶王氏生子有

二長曰伯溫次曰仲良[illegible]按 聞見錄邵康節宗
子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五生汝方為人子父鞠育教誨誠
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
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問邵子卒於何年而壽幾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邵子
卒於[illegible]
神宗熙寧十年丁巳秋七月年六十七也先生初感微疾氣日
益耗神日益明謂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未應
至此邵子笑曰死生亦常事爾張子喜論命而來問疾因曰
先生論命否當推之邵子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以世俗所
謂命則吾不知也張子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
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邵子曰平生道學豈不
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

洛城者先生已知乃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則不可當從伊水之陽近吾毋之先塋可也時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而云生于太平時死於太平世人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臨終時自言吾憂旌旗鶴鶴導吾行於萬山之中則神逝矣是夜五更而卒（是年冬十月葬）

問封謚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鑑謚云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春二月

賜謚康節　謚法云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

詔升從祀夫子廟庭

程子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程子嘗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程子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又曰堯夫於物理上盡說得亦大段太漏泄天機

又曰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而善藝能運用則難矣

又曰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從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

又曰堯夫嘗言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言來直是無端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又曰邵子生長於畢老終於孫而講學於家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

上蔡謝氏曰邵子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姑指其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昔明道嘗云欲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蓋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出謂邵子曰堯夫

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

又曰邵子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横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强爲終有跡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虎忘看守碁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者須是大人合一始得

又曰堯夫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而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毎筭得來無毫釐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矣

張氏岷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經世之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餘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

體故今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又曰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復游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之以道學無常師焉乃退居共城廬於深山百原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時大名王豫天悅亦俊儒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衞人乃知先生之學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於洛以為洛邑乃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賢士而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

大夫之過洛者莫不襄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雖衆而知之者猶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為買宅丞相富公為買園以居之年六十始為隱者之服凡隆寒盛暑閉門不出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於惑其志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矣

藍田呂氏曰堯夫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饋遇實乃為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而不牽強也性雖高潔而接人無貴賤賢

不肖皆懼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疾自不能支其間小疾僅
有客對話不自覺其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
浩傳樵對不窮因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
論天下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亦不能及也

龜山楊氏曰邵子先天之學不傳於世𣈆妙契天地之心不足
以知此蓋嘗說之而陋識淺聞未足以叩其關鍵

又曰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
議其是非耶

歐陽氏棐曰康節先生自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
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
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千里之遠天
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
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

行之而成平実渾厚而不見圭角其自得之深矣

朱子曰初康節之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之當然須是自理會出来便好

又曰伊川謂堯夫曰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為知天

又曰周子太極圖是就理上觀邵子先天圖是從數上觀皆只是此理

又曰康節為人看他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色深處置得別他氣質本来清明又養得来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静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甚精明嘗於深山百原之上關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秉月往訪則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精之極如何見得這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数

更異或言康節心胷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看他是甚麼樣做工夫

又曰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更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纔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来蓋緣他於起處推將来到交接處看得甚分曉輔氏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程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朱子曰然又問先生說邵子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朱子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又曰邵子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一動地只是一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以器言其

運用處却是道理

又曰邵子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却占陰分數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朱子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爾

又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之理自透徹想見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

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於異端故也

又曰康節有詩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是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是如何朱子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如此恁地有消便有息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而樂舒放惡精詳而喜簡便者皆欲慕堯夫之爲人朱子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胸臆中有這箇學便能包括宇宙始終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或問康節有詩云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是如何朱子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若謾說一句

話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問康節有詩云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釐之云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是說陰陽否朱子曰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生人陰生物手探足躡亦無別說但姤在上故言手探復在下故言足躡

又曰邵子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讀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者耶

問康節又有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着工夫如何是一事無朱子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

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illegible]

同而太極終在先天圖之內則又不若太極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

又曰先天圖今所傳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亦只是這箇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箇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

問先天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

朱子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也

又曰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一圖之義其圖直是精微想希夷以前已有只是秘而不傳至康節始發出來

問先天圖乃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乎心何也朱子

曰其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便是四象八陰八陽便是八卦四正卦在上下左右故心法皆從中起只是無人識

又曰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

又曰康節善談於易見得透徹

又曰看來程子之易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不得着程子只據理而言都不曾去問他

又曰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他也從一陰一陽起頭只是精思說得細密昔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端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

他數不得亦只是雜於胸中所見

又曰康節之學本於明理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之理

又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於皇極經世書其花草便在於擊壤詩

又曰康節之曆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細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所以曆法踈闊伊川謂康節曆極精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朱子曰他安肯爲之

朱子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於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於擊壤集凡歷乎三五之前皇帝王覇之興替春夏秋冬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曀山川草木

之發悖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攝洽蓋左右逢其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真所謂風流人豪者歟或曰然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一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然則然矣學習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寧使曾晳獨見稱於聖人也歟吁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臨汀曾氏曰邵子先天易數以闡乾坤之蘊皇極經世以續舜

倫之傳其曰起震終艮者所以明文王之八卦也其曰天地定位者所以明伏羲之八卦也聖飾性而不加增狂染性而不加損既發明孟子性善之旨習知而知習愚而愚又發明孔子習性之說故程子以為內聖外王之道而了翁亦以為在心之學也

涑水溫公

問溫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行狀與名臣言行錄及宋鑑記云溫公籍姓司馬名光按方輿勝覽記云溫公之父初舉進士為永寧簿再任光州光山令始生溫公故因名光也字君實山西平陽陝州夏縣涑水鄉之人世系記云曾祖名政政生炫炫生池池字和仲乃溫公之父也溫公之子名康字公休舉明經中第仕至右諫議大夫人見其容止雖不問皆知其為司馬溫公之子也溫公自成童凜然如老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與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六於書無

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於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尤好禮爲冠婚喪祭之法適古今之宜惟不喜佛老嘗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言多誕吾不信也有潛虛資治通鑑傳于世溫公嘗問邵子曰我何如人也邵子答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嘗言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熟讀精思其義多所自得矣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之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明道嘗稱君實之言如人參甘草又曰君實之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如此觀其所處嘗有救人之術其行可見矣范太史亦以爲勤禮出於天性溫公多歷清要其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方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

德有不善者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其德性純篤如此溫公所居一室蕭然惟圖書盈几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元豐中出判西京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雖田夫野老皆稱爲司馬相公

神宗崩公赴闕入臨（弔哭也）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皆遮道爭擁馬首而呼曰公毋歸洛願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者不得行矣　元祐初拜相遣人使來必問君實起居而敕其邊吏曰中國之相司馬公矣愼勿生事以開邊隙（隙仇怨也）當時兒童走卒皆知君實之名及卒京師民皆罷市畫其形像而印鬻（賣也）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之哀矣

問溫公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溫

公生於
宋真宗天禧三年己未
仁宗寶元元年戊寅呂溱榜中進士甲科初爲經筵學士升侍郎
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冬十月修資治通鑑成御製序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春二月進爲尚書左僕射尋卒
太皇太后爲之慟哭　上亦感涕不已即日與　上臨其喪
問溫公卒於何年而壽幾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溫公
卒於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秋九月年六十八也時兩宮虛己以聽溫
公爲政公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
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多以爲戒公曰死生
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亦不自覺諄諄然如夢中語皆朝廷天
下事也既卒京師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

卑及始陝葬送者始哭親戚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國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按言行錄記云子康居喪哀毀踰禮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兗鄉民聞之詣門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告者日夕不絕李積遂行至則疾不可爲矣既沒　二聖嗟悼不已所以優卹譖贈之甚厚

問封謚始於何年而後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鑑記云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秋九月

追贈太師封溫國公　賜謚文正

哲宗親篆碑曰清忠粹德之碑

詔升從祀夫子廟庭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言儘人迕逆終不見然便是好處

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於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恨爭未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

送行二詩覬覦前內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書名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程子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也

朱子曰溫公可謂有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朱子贊曰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南軒張氏曰司馬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厲聲乃曰天君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甚厚故臨事發言便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則可謂近於終條理者矣

臨汀曾氏曰溫公之學操無欺之心行無私之行至誠自得之學見於立朝行己之間俯仰無愧之誠著於愛君憂國之際

潛虛一書既足以發天地之蘊秘資治一鑑又足以明古今之矩戒此溫公之學槩可見矣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四